

母亲的时令小菜

□齐艳

母亲的餐桌紧跟时令,四季分明,春天有春天的味道,秋天有秋天的滋味。

深秋的一个清晨,母亲在小集儿上买回一大兜儿茄包子(拉秧时摘的茄子),大小小足有一二十个。它们大部分都有疤痕,有的是虫子咬的,有的是冰雹砸的。这样的一定人不下了年轻人的眼,可他们有季节赋予的太阳的香气,被母亲欢欢喜喜带回家,变成一道美味的时令小菜——酱茄子。

做“酱茄子”首先要将清洗干净的茄子焯熟,“焯”就是用少量的水煮,最大可能保留茄子的营养与味道。然后,摆放在一个盖垫儿上(用高粱杆儿缝制的圆形平盖儿),用一个盖垫儿压上,上面再用一块儿大石头压住,整个倾斜放置,以便挤出的茄子里涩口的汁水流出,这个过程至少24个小时。这也是为什么要深秋时节才做的原因,因为天气太热,食物容易变质。

接下来把压制好的茄子改刀分层,但要保持根部不断,一般根据茄子的大小分三或四层。然后,再把把

香油、盐、少量花椒面儿调好的葱花均匀地一层层涂抹到茄子片儿上。最后,用少量油上锅煎熟,晾凉后装盒放冰箱冷藏。一道绝美的佐粥小菜,吃一口,软糯鲜爽,甚是开胃。

能和“酱茄子”相媲美是母亲做的“腌黄瓜”。也是这个时节,母亲会从集市买一兜儿黄瓜扭子(黄瓜拉秧时来不及长熟的小黄瓜),洗净晾干。撒盐腌制半天,沥干水分备用。

最关键的是调配酱汁,除了花椒、干辣椒、八角、酱油、白酒之外,母亲比别人多了一道工序就是炒糖色。这个特别讲究火候,火大了,味儿苦;火小了,偏甜,不容易和其他调料融合。我试过几次,都不是母亲做的那个味道。

酱汁备好,再切大量姜片蒜片,在坛子里一层黄瓜一层姜片蒜片铺好。最后,淋上凉好的酱料,密封,阴凉处静置20天,即可食用。

刚拆封,那混着各种食材香气的酱香味儿,直让你垂涎三尺,禁不住就想用手捏一块儿放入嘴中打馋虫。这时,母亲总是嗔笑着打一下我的手,说:“哪能用手,沾着水了,一

坛子都糟蹋了!”

母亲说,在那个月,每家都做,并且一次做很多。怕坏了,就放很多盐,放在坛子里能吃很长的时间。

那个月,食物没有那么丰富,每个时节都得盘算好了才有的吃。一到冬天,除了白菜、萝卜,没有别的蔬菜,只有赶着时令把地里能吃的,不管是不是野菜还是蔬菜,想办法做成咸菜或干菜,留着冬天吃。母亲说起这些如数家珍——春季的荠荠菜、婆婆丁,夏天的干豆角儿、马齿苋,秋天的腌韭菜花、酱萝卜条儿……

在食物匮乏的岁月里,母亲们用智慧与勤劳,让孩子们童年品着四季的味道。

齐艳

多篇文章在《河北教育》等报刊发表。其中《寻秋》被评为河北省第二届优秀网络文化“五个一”作品。

高高挂起的饼篮子

□牛崇岭



饼篮子,装干粮用的。当年,农村每家每户房梁上都拴根绳子,绳子上绑根树杈子,挂饼篮子。

年轻人可能会问:为什么把篮子挂起来呢?

我告诉你:一个是防止鸡鸭狗猫糟蹋篮子里的金贵粮食,另一个原因是怕小孩子偷吃。

饼篮子,荆条编制,也有柳条编的。夏末秋初时节去割收“材料”。时间过早,荆条还不成熟,缺乏韧性,编出来的篮子不结实;时间太迟,荆条少了水分,质地太硬,不好编织。收割后,第一道工序是剥去荆条的皮,在水里浸泡,泡得越透,使用起来越柔软,而且富有弹性。还要在阴凉处晾晒,太阳暴晒,容易开裂,影响篮子的美观和质量。挑选最好的荆条编篮子,留下粗硬的荆条做篮子提手。编篮子的手活儿一般都是男子来干,因为荆条编织需要手上有劲儿才行,农村好多草编活儿,像编草垫子、打高粱簿、庖笊帚等都是男人完成的。饼篮子挂的高,不让我们够着,也是他们完成的。

记得每天放学后,饥饿的我,搬个凳子,够着饼篮子找吃的。母亲看到会说:就知道扒饼篮子,就知道吃。说来现在的孩子可能想象不到,

那时候,家里腌的腊肉我们就生拿着吃,炼的猪油也会偷偷地用手指抹了吃。为此,没少挨母亲的呵斥。年轻人可能会问:为什么把篮子弄翻,正赶上妈妈回来,一顿揍是脱不了的。有时放学,母亲还在地里忙活,我就从门缝里伸进手去,在门闩上摸出钥匙,打开门,把书包往炕上一扔,偷偷从饼篮子掰块饼子,也不敢多拿,怕母亲看出来训斥挨打。把饼子在酱碗上蘸一蘸,然后,背起粪筐,拿把镰刀,下洼割猪草。随着我的身体长高,我家的饼篮子也挂得更高了,妈妈都踮着脚才能够到。我家的大八印锅,贴的饼子像个大鞋底子,隔两个夜,加上天气炎热,饼子拔丝发黏,照样热热吃,还吃得津津有味。

那时经常有讨饭的人,破衣烂衫,手里提个破篮子,有的还拿根打狗棍,门口一站:“大伯大娘,给口干的吃吧!”我家孩子多,还有年近多病的爷爷。虽然父母很勤劳节俭,粮食也捉襟见肘。我7岁那年,也曾去邻村要过饭。我的同学小芹经常把早晨奶奶熬的红薯年粥里面的红薯片拣出来,带到学校,我们大家抢着吃。

最高兴的就是过年,穿上一身

新花布衣裳,能有一包小摔炮儿,最主要的还是能吃上一顿饺子。过了年就开春了,可以到洼里剜婆婆丁、苦菜、荠菜、青菜等,洗干净,开水焯一下,拌上蒜泥,再喝上一碗稀汤寡水的汤。感觉那时候的孩子特皮实,只有过年吃点肉荤打打牙祭,却很少生病,没有打针输液的。如果谁家有人打吊针了,那就是要不行了。

居家过日子,谁家没有几个饼篮子,不用时随处一扔,使用时顺手拿来很是方便。走亲串友,肘弯里挎个篮子,里面装上几个鸡蛋和节省下来的包子馒头,年节日里,买上一包点心,篮子的功能显然相当于今天的大礼盒了。女人们出门挎上篮子,上面盖一条毛巾,显得精致。

时代不同了,今天出门再挎个篮子,人们会觉得滑稽可笑。当年的这些往事,在今天的孩子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现在水果店有染着各种染色的篮子,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水果,不过这种使用功能与篮子的原始功能已是大相径庭。那时,就觉得粮食永远不够吃,生活也艰难。现在想来饼篮子里全是满满的美好和快乐。后来,扒老屋时,那个已经变黑了的饼篮子还吊在房梁上,只是挂满了蜘蛛网。空空如也的饼篮子,玉米面的香味仿佛扑鼻而来,装满了美丽的过往,以及童年的幸福和欢乐。

现在物质极为富足,抹不去那高高挂在房梁上的饼篮子在脑子里的记忆,“吃不饱”给我们留下的痕迹太深了,让我面对奢华以及生活的浪费无比心疼。农村也不再有了饼篮子,而是换成了为食品保鲜的冰箱,但饼篮子的经历,实在是饱含苦难的一页,它代表的是一段贫穷的生活历史。

牛崇岭

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,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,小说、散文等文章刊发于各类报刊杂志。

小学时代

□张丽

七虚岁那年,我蹦蹦哒哒地走进了村子东南角的小学。

所谓学校,只有两间教室和一间极其简陋的老师办公室兼宿舍。半截院墙连着一个简易的大门,院子很小,院子的东面还有两间,是茅厕。

头一天听村里人说,七岁的孩子明天也可以入学。那天晚上,竟然有小小的激动。妈妈提前用碎花布为我拼接了一个小书包,我把小书包又重新整理了一遍,里面两个本子和一个铁皮铅笔盒是我的全部家当。

当我踏进教室的那一刻,还是有点懵了,里面坐满了大孩子。因为去得早,找了个空座,坐在自己搬来的板凳儿上。后来陆陆续续进来的孩子已经没有了座位,老师都让找个空地坐下来。过了一阵子,老师说今年一年级来的学生太多了,教室里坐不下。问了问年龄,好像7、8、9岁的都有。老师让7岁的举手,看了看说,你们年龄还小,明年再来吧。好像又觉得7岁的如果都走了学生又有点少,于是,在黑板上写下了从1到9几个数字,问谁认识?“考试”的内容我记得清清楚楚,老师正数倒数中间挑了几个,考试的结果7岁的只留下了我一个。

于是,我正式开启了我的小学生涯。

一所学校,两间教室,五个年级。一三五年级一间教室,二四年级在另一间教室。教室里有根木头柱子支撑着屋顶,坐在柱子里面出入很困难,每次需要挺胸收腹才勉强可以过去。桌子是砖和泥垒成的联排,高度和现在的椅子差不多,坐的都是从自己家带来的小板凳。桌子是最容易坏的,甚至调皮的男孩子都能把桌子拆掉。我很爱惜它,在桌子上铺上一块纸夹子,它变得很平整光滑,再放上我的书。

期间,老师更换的最为频繁。起初都是同村的人,好像没有读过初中,竟然教了我的哥哥姐姐们还有我。后来,村里有初中毕业的了,就派两个初中毕业生又教了我们一两年。再后来,不知为什么学校突然没有了老师,那段时间,全村孩子都被迫辍学了,我惶恐不安了好长时间。几个月后得到消息,说我们可以去邻村的小学借读。于是,我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学习环境。新学校好大,教室也好大,里面坐满了学生,只在最后一排空出来一个座位。我低头进教室,坐到了指定的那个位置上。借读了多久已不再记得,因为从进入教室除了老师讲课几乎没有抬过头,因为他们都说我们村来的学生读书像唱歌。那段时间,很怯弱,没有出过声音,也没有回答过问题。唯一的记忆是距离老姨家很近,曾在老姨家吃过几次午饭。

后来,村里终于有了新老师,我又回到自己的“母校”。

新老师一共两人,一高一矮,都是附近村子里的,据说高个子老师还读过高中,这让老师在我心中的形象高大起来。很庆幸,高大帅气的老师教了我,也就是送我小学毕业的孙老师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同年级里只有我一个女生,而我所在的年级一共才四个人。一些零散的却是记忆颇深。比如晚上上夜课,路上举着自己用蓖麻籽串起来点燃的火把,晚上用墨水瓶加绒绳做的煤油灯,夏天喝水瓶子里加几粒糖精,甜滋滋的好喝极了。假期的时候,在大树上采树籽做药材,开学后交到学校里。每天放学后和村里的孩子去田野里砍猪草扔刀子,撒欢儿在夕阳美丽的晚霞河堤……那是一段最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还有一个现在想想都很幸福的回忆,就是哥哥姐姐辍学后所有的学习用具都成了我的,课本,书包,没有用完的本子,铅笔盒和里面的各种笔。我如获至宝,在替哥哥姐姐惋惜的同时,好似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。

最奢侈的一件事还是,在那样的穷困环境里,我竟然自费订阅了两份画报。彩色五彩的画面打开了我梦想的大门,未来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么?小小的童年勾画出未来无尽梦想……

小升初考试那天,老师带我们骑自行车在镇中街饭店吃了最好吃的焖饼。最终,五年级一共四人,三人考上了初中。孙老师笑呵呵地说“咱们真棒,升学率达到了75%!”

我小学毕业了,结束了我的小学时代。

张丽

原籍献县,1993年参加工作,现供职于沧州市环保局。